

记忆中的六一

本报老年记者 赵成良

那年,我到了上学的年龄,书包里装着小石板,手里抱着小凳子,跟着哥哥来到学校。

学校就是一间不大的屋子,墙上挂着木制的黑板,对面有3排长条木板搭成的桌子。老师安排我们几个刚上学的小孩子把小凳子摆在第一排桌子的前面,说不用课桌。后面3张桌子分别是二、三、四年级,各有五六个学生。

老师是个十七八岁的男孩。有一天,他脖子上戴了一条鲜艳的红领巾给高年级的同学们上课:“中国少年先锋队是中国少年儿童的群团组织……”我们低年级的同学也停下手中的作业,听得津津有味。老师解下自己脖子上的红领巾给大家看:“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老师最后在黑板上

画了一面少先队队旗,让几个大同学宣誓入队。看着我们也激动得不行,老师就让大家站到后面一齐参加。事后,大家还学习了少先队队礼。

回家后,妈妈从箱底翻出她出嫁时的大红包袱,剪下一半用细密的针脚缝制了一条红领巾。哥哥高兴地戴着去上学,晚上取下来放在枕头下压平。而我,一直没机会偷偷戴一下。

后来,哥哥每隔半个月就会收到邮递员送来的一张《少年先锋报》,和几个大同学挤在一起看了又看,我们这些小同学根本挤不进去。看完后,哥哥把报纸整整齐齐地折叠好,放进他的小木箱,我这才有机会趁他不在时偷偷拿出来看。那时候,《三毛流浪记》《知心姐姐》《动脑筋爷爷》等是我少年

时代的最爱。

三年级的时候,六一前夕,老师给我们几个同学说我们今后就是少先队员了。虽然没有我盼望已久的人队仪式,可我终于有机会拿出哥哥的红领巾戴在脖子上去上学了。哥哥去外村上学,把收报纸的任务留给了我。从此,我成了同龄小伙伴最羡慕的人。

时间过了一年又一年,退休了,那一年,公园里一帮老头老太太们都戴着红领巾,载歌载舞过六一,拍视频、做抖音。我赶忙回家找了条小孙子的红领巾戴上赶到现场,可他们的活动已经结束了。

今年,我早早地准备了红领巾,常去公园转悠,希望遇见那一帮童心未泯的老年人,喊一声:时刻准备着!



花下 本报老年记者 邓喜顺 摄



怀念外婆

本报老年记者 尚爱莲

我的外婆一生勤劳善良,对人和蔼可亲,尽管已去世30多年,但她的音容笑貌仍留在我的脑海里。

外婆是个爱干净的人,家里始终保持整齐洁净。在我印象中,外婆穿的衣服一直以黑色、灰色、白色为主。外婆洗衣做饭、纺花织布、打扫卫生,每天总是忙个不停,任劳任怨。

我和妹妹小时候,父母亲忙着上班,就将外婆从老家接来照看我们。外婆把大舅二舅孝顺她的糖果、饼干等全部留着分给我们。我和妹妹拿着糖果饼干,坐在外婆身边,细细咬、慢慢品,享受这香甜可口的美味,外婆则在一边笑眯眯地看着。这样的情景,成了我们

童年时最温馨的一幕。

上世纪60年代,物资匮乏,一年到头吃的都是粗茶淡饭,如果能吃上素馅儿的饺子都算是美味佳肴了。外婆持家有道,很会过日子,什么萝卜白菜、荠菜、油菜、马齿苋等,在她手中都是上好的饺子馅儿。因此,我们无论什么时候去外婆家都能吃到美味的饺子,吃得我们满口流香。

做针线活是外婆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是她表达爱的方式。外婆是纺棉花织布能手,我们家床上用的被子、单子都是外婆织出来的,就连我们穿的棉衣、棉裤、棉鞋都是出自外婆之手。外婆一针一线做成的衣服或布鞋,都蕴含着对

我们姊妹几个浓浓的爱。

外婆心灵手巧,会扎花、绣花,会剪纸,做起针线活来就像她的那双手被赋予了神奇的魔力,绣出的花活灵活现,绣的蝴蝶栩栩如生。每到过年时,外婆都会无偿为亲戚邻居剪一些寓意吉祥的窗花,深受大家喜爱。

外婆一生勤俭持家,为人厚道,心地善良,每次看到有需要帮助的人都会伸出援手,也让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外婆就像一面明亮的镜子,照出我做人的方向。

外婆已离开我们多年,可她留下的家风却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刻在心中,让我领悟家风里的小规矩、大智慧。

繁花丽景

本报老年记者 杜同祥

初夏时,我居住的小区里红红的石榴花闪亮登场了。

你看,那刚刚开放的石榴花还羞答答的,在碧绿的、茂密的石榴叶子中伸出来,如一团小小的火苗在悄悄燃烧,不敢过分招摇。

经过初夏的一场雨,昨天还是满树碧绿的叶子闪着湿雨的流光,一夜之间细枝上突然就变成了繁花似锦,给石榴树披上了一层大红的色彩,犹如燃烧的火炬突兀而来,娇艳明亮,看呆了看花的人。

唐代文学家韩愈曾有《题榴花》一诗:“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确实是,石榴花总是边开花边结果,不仅仅“枝间时见子初成”,透过“照眼明”的石榴花也能看到小小的石榴果实。而白居易在《题山石榴花》中则有“一丛千朵压阑干,剪碎红绡却作团”来形容石榴花的红、石榴花的俏,仔细看,石榴花黄色的花蕊不是那种淡淡的黄,而是闪烁着光芒的黄。石榴花的萼像一口倒扣的钟,钟鼻儿就像穿在石

榴树的树枝上。这只倒扣的“钟”外面是红色的,边缘有一抹黄。红色的花瓣层层叠叠,从花萼中奔放而出,像少女穿的白裙散开一样,调皮与娇俏。

春末初夏,蔷薇立于风中,如一段浅浅的忧伤的青春,站在那围墙,静女其姝,俟于城隅,不遮不掩,毫不吝啬地将其美艳向你袒露,令人想起海子诗:“寂寞的花儿,是初夏遗失的嘴唇。”

还有上万朵盛开在小区里的月季花被绿叶簇拥着,舒展着多彩绸缎般质感的花瓣,鲜艳得仿佛镶嵌在碧绿背景上的宝石,流光溢彩。开得最猛的花朵是一朵超出想象的大花,连观花人都会流露出惊讶的表情。

初夏的花香如秀女沐浴。一朵花,一个人,流年婉转,在心里默默生香,给人们带来幸福、和谐、健康的气息。花是心灵的氧气,抚慰精神的妙方,在南水北调工程搬迁而来的社区空气里蔓延开来……

家乡的池塘

本报老年记者 卢利平

家乡门前池百顷,
见证先辈血汗生。
肩挑手抬烧砖瓦,
苦泡世代池形成。
流年山洪泻入注,
自始池清水如镜。

鱼蚌虾鳅天然就,
村民味添佳肴烹。
严冬儿戏冰上走,
酷暑游泳赤蛟龙。
湖光河色千般致,
不及故乡留深情。

致六月

本报老年记者 王根才

送走了生长的五月
迎来了成熟的六月
五月有五月的蓬勃
六月有六月的饱满

六月里麦子归仓
六月里瓜果飘香
六月里蛙声一片
六月是女神之王

六月的天是热烈的天
六月的地是豪爽的地
六月的风是强劲的风
六月的雨是奔放的雨

六月,让我们向快乐出发
六月,让我们去拥抱希望
六月,让我们策马再扬鞭
六月,让我们的凯歌飞扬



山光春色
胡玉春作